



上兴化

□ 陆建华

故乡人去外地城镇,不说“去”,却说“上”。比如到离家仅十里路的临泽镇,是“上临泽”,更别说去上海、兴化、高邮等大小城市,前面必加一个“上”字。一个本来表明方向的字,乡亲们偏作动词用。小时候我习惯跟着大人这样说,12岁离家出外读书,知识逐步增长,特别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,才慢慢改了,并悟懂,乡亲们常挂在口边的“上临泽”之类的说法,并非无知,而其实是长期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的一种谦卑,更表示了他们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对城市文明的热切向往,由此还衍生出“三世修个城墙根,七代修为城里人”的说法,是一个意思。

老家南荡村隶属高邮,但我自小满耳听到的,不是上高邮,而是上兴化。这是因为,高邮离我们100多里,在交通不发达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,水乡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,划船上高邮,单程就是一天,太劳神费力了。而兴化离南荡仅30多里路,划船上兴化办事,当天来回,方便得很。水乡人几乎每家都备有船,但我家却是“几乎”以外的一家,特别是我出生后,我家更不会考虑备船了,原因是:有船,就会成天与水打交道,而“行船走马三分险”,家里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男孩,父母把防溺水列为家庭大事。母亲多次在神像前保证:吃斋,不杀生,尤其不吃黑鱼。因为黑鱼是常见鱼中的凶鱼,与水亲密无间。猜想母亲是向黑鱼打招呼,我不惹你,你千万别害我的儿子……

母亲对我的一番良苦用心,年幼无知的我,感受到,却不会想得那么

深那么远。每当我见到村里许多孩子在我面前炫耀随父母划船上兴化玩,说兴化如何如何新奇、热闹、好玩,我就缠着爸妈,也要上兴化。他俩口头答应,总是不兑现,主要原因,家里没有船,哪能为儿子玩而专门雇船上兴化?那天,村里的王世昆伯伯见人就宣传,他要开帮船为生,每天在南荡村与兴化之间一个来回。这消息很快传遍南荡及附近村庄,我也终于盼来上兴化的一天。王伯伯本来就与父亲相处如弟兄,他有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名为“俊忠”的男孩,长得清秀如少女,说话轻言细语,脖子上常戴着一只银项圈,见到生人会露出可爱的羞涩神情,我俩从小就在一起玩。俊忠对我说:“我知道你早就想上兴化,现在爸爸开帮船了,你想每天上兴化,都可以!”

九岁那年,我第一次乘坐王伯伯的帮船上兴化,父亲陪着。前一天夜里,我兴奋得大半夜睡不着。第二天,帮船才离开南荡村不久,我的两眼皮仿佛千斤重睁不动,很快就在父亲身旁疲软地睡着了……不知过了多少时间,父亲把我摇醒:“八儿,八儿,快醒醒,兴化就要到了!”我一下子惊醒了,拗起身子从帮船里向外看,呀!朝思暮想的兴化,就在越来越近的不远地方。我对兴化终身难忘的第一印象随之产生,觉得被汪洋大水包围着的兴化城,忽上忽下地浮沉不定,分明就是一条大船!第二印象说来就有点不好意思了。父亲领我上岸逛街,觉得兴化人把家中的厨房都搬到街上来了,所以卖的都是平民百姓家常做的价廉物美

的小吃:米饭饼、米糕、烂藕、油条、芝麻团、油端子、馓子……我什么都想尝,只要开口,父亲就给我买,只恨肚子装不下。第三个印象,与我六岁进私塾有关,读了三年书,识得不少字,就迫不及待地囫圇吞枣般读书。平时最爱听老人讲民间的传说故事,上兴化随父亲逛街,一眼看见街道旁小书摊放着我已经听熟了却从见过的通俗唱本:《十把穿金扇》《龙灯图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三请樊梨花》……就缠着父亲买,父亲毫不犹豫,立刻掏钱。

我童年时第一次上兴化留下的这三个印象,至今想起来仍如昨天,栩栩如生。此后,我又曾多次随王伯伯的帮船上兴化。作为一个闭塞乡村长大的孩子,能那么早从兴化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,加深了我对未来和文学的向往,这中间还包括第一次吃到海蜇头,都与开帮船的王伯伯密切相关。他隔三差五地就会买二三斤海蜇皮,让俊忠送到我家。将海蜇皮切成肉丝状,加些麻油、香醋,取蒜头剁成碎末撒上去拌和,立即香味扑鼻,食欲大振,那种咀嚼时吱吱作响的新鲜感,至今想起来仍宛如昨天。

1952年秋,我12岁,离家出外求学,后来听说,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,王大伯的帮船不让开了。不久,他们全家迁往兴化县,虽与我家仅一河之隔,却分属两个不同的管辖县,与王伯伯的联系就渐渐减少,直至以后发展到很长时间没有了往来。我曾在2019年11月《雨花》发表过题为《不敢怀旧》的散文,满怀深情地写到王伯伯,写到我与童年好友俊忠的交往。文中有诗八句:忆昔年少嬉田间,亲如手足笑如歌。村头巷尾常欢聚,大船乘浪兴化游。大伯待我如己出,每赠时鲜海蜇头。而今你我鬓如霜,光阴似箭不可留……

看妻子割麦

□ 陶鸿江

蓝点的上衣全染成了黑色……不务农事的我再也忍不住了,就随手拿起了妻子割麦的备用镰刀,学着她的架势割起了麦。妻子厉声吼道:“你哪里会割麦!甬割!麦芒像刺一样戳人呢!”“我又不是小孩,割一点,好一点!”我说着就割了起来。她没办法了,只好一边割麦一边校正我割麦的姿势。

我一会像割草一会像割韭菜,一会割一大团一会割一小撮,麦茬一会高一会低,撒了一地的麦穗。妻子一会帮我拾麦穗,一会又帮我整理乱七八糟的麦把。她笑着说:“你哪里是来

帮忙的呀,倒是来添乱的!”我也尴尬地笑了起来。割了没多远,我就喘着粗气,一会抹汗一会喝水,腰、背、膀、手、腿都疼了,直呼“吃不消”……最终,还是瘫在了田埂上。

这时,我看到割麦的妻子,弯着腰,左手抓住一把麦子的上半部分,右手握紧镰刀,把它放在麦子的下半部分,镰刀的刀头向身体的左后方向使劲一割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一把麦子就割下来了。不一会,就割了一大片。娴熟而又美丽的动作,直接把我看呆了。她哪里是割麦者?分明是麦地的英雄,天地的舞者!刀刀闪着太阳的光辉,一望无际的金黄麦地,与她那古铜色的脸庞交相辉映,显得那么原始粗犷、真切自然、朴实可爱。

我知道,妻子收割的不仅是麦子,还有快乐和希望。

干爸的“身后清单”

□ 王如祥

排了任务的人也尽心尽职地做事,干爸生前的心愿得以了却。

认刘永基为干爸,是有缘由的。父母结婚几年才生下我,对我宠爱有加。他们为让我免灾去病,健康成长,给我起了个小名叫“菱扣子”(8月份吃菱的季节生的),还认了一门姓刘的亲(取“留”的谐音,表示孩子能够留住)。干爸刘永基是川青公社马东大队七队的,后来迁至川青林场,干妈的娘家就是我家老家的,父母与他们早就熟悉。父母对我又“扣”又“留”,可谓用心良苦。

1961年干爸在临泽中学高中毕业。回乡后当过生产队会计,做过小学代课老师。在马东小学,他曾经是既能教语文、数学,又能教音乐、体育的全科教师,解决了当时学校师资不足的燃眉之急。他诚实善良、任劳任怨,

做事一丝不苟,待人和蔼可亲,是群众心目中的大好人。干爸干妈有3个子女,他们含辛茹苦,培育子女成家立业,为家庭为子女默默奉献。干爸做了15年代课教师,只是埋头工作,就没有想方法转为民办教师,再进一步转成公办教师,后来他离开学校回生产队当会计。每每谈起这段往事,干爸对自己的命运不免感到惋惜和遗憾。

2016年3月,干爸查出贲门癌中期。面对疾病,他掩饰身心痛苦,不在子女及他人面前流露。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,干爸已不能进食,只能喝点开水和汤。医生上门为他输液,前后维持了20多天,直至元气耗尽。临终前,他自知时日无多,拟好了这一份详细的后事安排表。

人生在世,最大的恐怖莫过于面对死亡。生老病死,最大的软肋莫过于贪生怕死。绝大多数人忌讳谈自己死后的事情,然而我的干爸直面生死,周密安排自己的后事。干爸坦然人生归宿,了然身后之事,令我肃然起敬。

元沟子河边

□ 赵旭东

孩拉扯成人。

高邮运东地区,是著名的水乡,水路交通便捷发达。五六十年以前,高邮东北乡的老百姓进城办事,船只的停靠锚地,是城北一片叫“元沟子河边”的水域。

1963年初夏,我们家从高邮县城“半家下放”农村,搬家的木船就是从元沟子河边启程的。那年,我才五岁,对元沟子河边并没有印象,依稀记得坐在搬运家具、杂物的板车上,车子在北门大街上行驶,然后转弯进入猪草巷,巷子是一条石铺的路面,不平整,车轮发出“咕嘟、咕嘟”的声音……六七岁时,常随父母乘船上城下乡,知道了船的停泊地名叫元沟子河边,也有直接叫这儿“元沟子”。

我们家下放落户的那个小村庄,离高邮县城四十里水路。上县城的船从门前那条小河出发,经过白马庙、马奔庄,驶过河面开阔的三荡口,就是纤路了。两三个青壮年上岸拉纤,经过阮弯、老坝头,到牛缺嘴,纤路就结束了。向西,远远看见水泵厂高高的水塔和烟囱,看见运河挡深翠色的堤树。船继续行一段,转弯向南,从搭沟桥下经过,就到达终点锚地——元沟子河边的粮家码头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元沟子的河面还是很宽的,河水清澈洁净,岸边翠柳依依。从四乡八镇进城的大小船舶在河里穿行,或一条挨着一条停靠在河边。河道里浆声人声交织,散养的鹅鸭有的在戏水扑腾,有的在潜水觅食。那时的元沟子,作为高邮东北乡上县城办事船只的停泊地,整天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。

我们小孩子跟船上县城来玩,总是怀着急切、兴奋、期待的心情。船在行驶中,要么将手伸到河水里顽皮,要么累赘地缠着大人问,“船到哪里了?”“怎么还没到元沟子呀?”“还要多长时间啊?”……

船,终于抵达元沟子,停靠在一户姓屋后的码头。约定俗成,一趟给粮家固定的码头费用。粮家老爹去世较早,之后便一直由粮老妈管理码头。粮老妈为人厚道,有责任心,常年以帮乡下人看护船只、保管篙浆为生,同时给乡下人提供饭菜加工、棉被出租的服务,收取为数不多的费用。以此养家糊口,将几个小

每次从元沟子返回乡下时,总是恋恋不舍。坐在船舱里,默默无言。船过搭沟桥后,渐渐看不见元沟子河面上的船只了,心里空落落的,茫然若失。

最后一次乘船上高邮,船泊元沟子,是1971年的夏忙假期间。麦收结束了,生产队里的十来年轻人相约驾船去县城,各人携带几十斤麦子去卖“议价”。那天,是大姐带我随船到县城来玩的。半夜里船就启程了,到元沟子河边时,天刚刚天亮。卖了麦子,就去逛百货公司,下馆子吃饭,开开心心地玩了一天,晚上又看了一场电影,到九点多钟才连夜从元沟子乘船回家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乡下开始有客班轮船开高邮,轮船停靠在大淖河边。1976年以后,农公汽车陆续开通。乘小木船上城办事成为历史,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元沟子河边。

2022年秋天的一个午后,我开车从国雄路经过,在搭沟桥附近的路边停车。向南看去,元沟子河道狭窄了;向北面望去,东侧是一条廊道,西侧是防腐木做成的亲水人行道,搭沟桥还立在原来的位置上……我沿着河边小路向南走了一圈,再也找不见几十年前舟楫往来的元沟子河面。然而,元沟子河边的旧模样,曾经的粮家码头,以及粮家的院子、院子里的那棵桑树,还有那条铺着条石的猪草巷,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恋上抖音的岳父

□ 张益

短视频功能——“抖音”。他开始刷抖音了,一副就停不下来。他从中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:上下五千年的历史,纵横几万里的河山;国内街巷的烟火气,国外奇异的风情……这些都成了他谈论的话题,甚至还要引经据典地阐述自己对一些事件的观点。

我们去看他,多次见他躺在床上刷抖音,而且时间都很长。我笑着说:“爸爸,你上瘾了,这是新时代的‘鸦片’。”他说:“我没有上瘾,只是刷了玩,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得很快。”我说:“看手机时间长了,对身体没有好处,影响视力和颈椎、腰椎什么的。”

抖音打开了岳父的视野,有时也束缚了他的双腿。

我30岁那年,勤劳能干的父亲被病魔夺走,患哮喘病的母亲又跌裂了股骨颈倒下了,孩子还小,我又教初三毕业班,家里7亩多责任田全撂给了妻子。每到农忙时节,妻子都是起早贪黑地干活,我只有在没有晚自习的时间里才能回家看一下辛苦的妻子。

有一天下午,我在学校接到邻居老张打来的电话,说我妻子在田里割麦,鼻子出血了。我与同事调了课,心急火燎地赶回去。妻子仍在田里割麦。我让她休息一下,她边割边对我说:“没事的,宁可慢不能站,多割一点好。”这时虽近傍晚,灼热的夕阳仍像火一样疯狂地炙烤着大地,妻子流血的左鼻孔塞着浸血的纸团,右鼻孔里全是黑灰,红色的脸烤成了紫铜色,灰尘与汗水和在一起,流在脸上,用手一擦,就像唱戏的“大花脸”,白底

2017年7月13日凌晨5点,我的干爸刘永基不幸去世,享年77岁。在他的床前,他留下了长达5页的“身后清单”:第一部分——发孝。孝头41户177条,其中一代白孝92条、二代红孝77条、三代黄孝8条。白布买200米,红布买87米,黄布买12米。发孝时请与各户核对一下是否有出入(名单列表)。第二部分——送信。玉龙儿,你是老大,应多吃点苦去远处送信(名单列表)。玉忠儿,你是老二,你去附近的户数送信(名单列表)。第三部分——丧葬。安排遗像照片,吹打、地理先生,出丧扫地、敬菩萨,“三七”“六七”念经,“六七”放焰口,厨师烧饭(名单列表)。第四部分——其它。开支大小账目要记清,随时随时记账。亲兄弟明算账,不要大惊小怪,被人家笑话。在请客吃饭方面,如果有的乡亲没有来吃饭,要及时回礼(一条毛巾和一条糕),包括至亲,未到场的都要给。

干爸去世以后,儿子玉龙、玉忠严格执行父亲的身后清单,那些被安